

报喜不报忧

父母的体贴还是儿女的失败？

父母是每个人最初、也是最亲密的家庭成员。与父母的关系和亲密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感。可随着年龄增长，两代人的交流方式总会或多或少发生变化。

最近有朋友问，为什么家里的事父母都不愿意告诉她，这位朋友今年三十好几了，孩子上幼儿园了，自认为生活独立明辨是非。可是，家里发生了生老病死的事儿她通通都是事后才得知。她很不解，也挺难过，“为什么父母总觉得自己能应付一切，为什么家里的大小事基本都没有需要我的，觉得父母好陌生……”

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作为子女，为了父母少担心，报喜不报忧；作为父母，为了孩子少分心，藏事瞒事。

本周银发族请到了两代人，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，也聊聊他们对此的看法和心声。



阿花的烦恼

我叫阿花，30多岁了，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。自认为学习努力工作上进生活独立不啃老，就在老家工作生活。离父母家姥姥家奶奶家不超过15分钟的路程，平时父母家一周回一次，姥姥家奶奶家经常去。

为什么家里的事情父母都不告诉我？爸爸手术妈妈自己陪着去没同我说，直到做完了手术我才知道；姥姥去世我不知道，当天晚上才听二叔说的；姥爷查出肺癌家人也对我保密，后来听舅妈说的……

父母总觉得自己能应付一切。爷爷奶奶生病需要有人值班，我说我去，他们说不需要我，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对于父母我该怎么做？总觉得他们有很多事情不愿意和我说，家里的大小事基本都没有需要我的。真的觉得很难过，觉得父母好陌生……



父母看

孩子你不懂父母的心

说家里的事家长不愿告诉孩子太笼统，一要看事情的性质和大小；二要看孩子是否到了可以独立思考问题的年龄。

其实就家里的事情是否让孩子知道，作为家长内心往往也是很纠结的。

我们就以十八岁的孩子来说，上高中了或正面临高考，孩子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懂事了，其实不然，他们仍是生活在父母和爷爷辈的呵护中，不懂社会，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磨难。

对家中的事情，只要不是危及家庭生存的事，很多家长一般不会告诉孩子，哪怕老人去世这样的大事，也要瞒上几天，以免孩子分心。所以你常看到这样的事例，孩子高考，爷爷病危，孩子父母心中十分纠结，孩子从小就与爷爷感情很深；可高考关系孩子的前途，最后没告诉孩子，高考后孩子又埋怨父

母。这样的事谁又能分清谁是非呢？只能说孩子你不懂父母的心。（王成楷）

家里的事是一家人事

现代社会的家庭，最需要的是沟通，民主的家庭才是和谐的家庭。对于家中的事情，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看法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认识，老年人往往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经验来判断，而年轻人则多从事情本身出发去思考，各有各的优势和长处。所以我认为，家里的事就是一家人事，该告诉孩子的事情一定要告诉，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，不同的认识可以沟通。何况现在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家庭，只要孩子到了一定年龄，有了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，就可以参与家庭事务。其实试着听听孩子的意见就会发现，孩子很多时候的想法也是对的。

（天上飘的云）

子女说



做不了什么不代表没有知情权

我上大小时，爷爷病危，继而去世，爸妈都没有通知我，怕影响我学习。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暑假还去大连玩了几天，到家后，爸妈告诉我噩耗，我哭了近一个月。父母担心影响我的学业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不能送爷爷走，始终是我的遗憾。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，感情很好。我想说，做不了什么不代表没有知情的权利，会悲伤不代表悲伤一定会给人添麻烦。反而是这样的隐瞒，给人心里留下的遗憾是很难消解的。

（吴宇）

这是我们成长的机会

我理解这样的父母，其

实我觉得这正是家人与朋友的区别。父母特别想保护孩子，怕孩子受一点伤害，而朋友是在平等的角度上，互相理解支持。不过，最理想的父母与子女的相处方式应该是能成为朋友吧。所以，建议父母们，在相信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的时候，也相信孩子，遇到事情和问题了，让我们多少分担一点，哪怕就一点，不也是我们成长的机会吗？（梅千）

这就叫一代管一代。都是这样，老人病了是儿子的责任，除非当儿子的干不动了才轮到孙子。去年我岳父做个小手术，我和老婆要去陪床，他们说啥也不让，让我们管好自己就行了，去病房探望，待了一个小时就赶我们走。（Kevin46）

·纪实连载

心会痛 才会长大

(17)

■文/张智渊

小晴站起来了！

坚强乐观的小晴、慈爱隐忍的爷爷、为凑手术费日夜奔忙的叔叔，他们始终是我的牵挂。

小晴在历经三次大手术后终于摆脱了积液的困扰，成功地取出了肿物。公益保险的理赔金顺利为她支付了后两次大手术的费用。遵照医嘱，她将随爷爷回到河南老家慢慢休养。至于什么时候能够重新站起来，还是未知数。

转眼，秋天到来。一个周五，我的手机亮起了彩信提示，是小晴的叔叔！彩信的标题叫“小晴又站起来了”！

我赶紧翻看。“小晴这孩子回家之后就一直在做康复锻炼。刚才她爷爷跟我说，这孩子扶着墙能慢慢站起来了。俺嘴笨，就不给你打电话说了，这照片是俺邻居帮忙拍的，你留个纪念。”

小晴又站起来了！这是我听到的最令人振奋的消息！我举着电话，从办公室这头跑到那头，胡老师、刘再姐、吴姐，每一个人，我和每一个人分享这激动人心的消息。照片上，小晴胖了、黑了，脸上还是一贯的纯真笑容。在一间堆满玉米秸秆的屋子里，小晴伸出圆胖的小手，一手扶着炕，一手拉着秸秆，盈盈地站在屋里。

我曾经以为是弱小仰赖强大、平凡衬托伟大，直到我贴近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庭，我才看见什么是生命的顽强。这世间原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强弱。

这天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我收到一条短信：“小张，我问你，你是骗子吗？”

我定睛一看，那熟悉的手机号，是阿古。怎么会这么问？我心里一沉，赶紧回复：“当然不是了！”

隔了一会儿，看他没有回信，我一个电话追了过去，心里默念：阿古啊阿古，咱们沟通了这么多次，我是来帮你的啊！

“喂，阿古吗？我是小张。”

“嗯，我看到你的回复了，可我还是不能相信你。”阿古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你凭什么怀疑我是骗子？”

“骗子太多了。我，不敢再相信人了。”阿古的声音低了下去。

“阿古，我真的不是骗子。你侄子艾草到底得了什么病？”我有点儿急了。

“他……”其实，弄清楚艾草得了什么病，阿古也很费了一番周折。

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一个小村庄，也是阿古和家人世代居住的家园。曾经，阿古和哥哥是村里有名的致富能手，凭借跑运输，家里的生活日益红火。一个雾天，在盘山公路上，一场车祸让这一切化为泡影。哥哥当场去世，阿古身受重伤。那之后，家境一落千丈，嫂子改嫁，阿古承担起抚养侄子艾草的重任，日子勉强过得去，直到艾草病倒。

艾草得了怪病，没有任何外伤，只是日渐消瘦，总喊头痛，零星梦吃，后来就是没由来的剧烈头痛。和村里之前有些孩子一样，得了这样的病就基本没有活下来的。阿古不认命，他抱着艾草去镇卫生所求助，医生束手无策，只开了一些白色的药片，说是止痛药，叮嘱阿古说孩子喊疼就吃，睡着了就不疼了。

在大城市打工的村民小何告诉阿古，孩子持续剧烈头痛可能不是小病，一定要去大医院看看才行。

一筹莫展之际，阿古求助于乡民政干部。民政干部拿出替他保管着的一个橘红色的小本本，告诉他说，这是从北京寄来的，是“公益保险卡”。有了它，孩子生了重病就会有陌生人送来救命钱。

阿古弄不清楚啥是保险。他觉得，更靠谱的办法是变卖家里的牛羊家禽，带着艾草去西宁治病。

下期关注：艾草又上学了！

·小说连载

家族阴谋

(19)

■文/永城

微博调查获线索，美珠或藏施工楼

二十分钟之后，Steve眼前的电脑屏幕上，一左一右并排放着两个窗口。左侧是放大的微博照片，右侧是Google卫星地图。Google地图上显示的是一片模糊的灰色建筑，建筑旁边有一块椭圆形的鲜红色，与灰色建筑被一条白线分割。再往外是两侧被绿色树冠掩映的通道。

而左侧的微博照片，像是从阳台的角度拍摄的小区大门：那是一个白色拱门，门外有个椭圆形花坛。再远处是一条马路，路边排列着挺拔的杨树。Steve不禁微微点头。都对上了！

微博发自两天前，博文只有一句：“无聊的午后，让人讨厌的城市！”

Steve把目光移向那博主的头像，是个衣着入时但神情严肃的少妇，昵称叫作“小晓琳”。这女人想必很无聊，每天都要发不少微博，内容大多与自己的指甲、高跟鞋或是墨镜有关，有几百个粉丝，李怀安也是其中之一。她却并没关注李怀安。以她的贵妇形象，无论如何不该和李怀安有所联系。但是：他们住在同一个小区？

Steve缓缓滚动鼠标，仔细浏览“小晓琳”的每条微博。突然，他的指尖停止了滑动。轻轻一点，又一幅照片放大开来，是个插满蜡烛的生日蛋糕。Steve默数了一遍：一共33根。

Steve立刻拨通服务商的电话：“查一个人，越快越好！女性，名字里应该有‘晓琳’两个字，拂晓的晓，琳琅的琳。生日是1975年6月12日，或者是前后的一两天。大陆人，常住香港和北京。我有照片，马上发给你！”

二十五分钟之后，黑莓突然振动起来。Steve暗暗吃惊：这个服务商又要破纪录？之前最快三十五分钟查到结果。

黑莓上显示的却是老方的号码。Steve心中一沉：不是让他回北京去了，怎么又打电话来？莫非又出了问题？Steve把黑莓凑到嘴边：“到机场了？”

“不！还在龙关镇！”
“为什么还没走？”

“嗯，那什么，早上在饭馆，碰到一个人，”老方故意停顿了一下，“可能就是银河东莞的司机阿强！您的直觉是对的！我猜，这个阿强也许知道那出纳在哪儿。”

老方竭力克制自己的兴奋：“应该就藏在龙关镇的一个正在装修的楼盘里，叫东湖小区！”

Steve却没流露任何兴奋之情，声音反而更低沉冷峻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是那司机？”

“他自己说的。他接了个电话，信号不好，他说了两遍，自己是银河的司机阿强。他管对方叫‘小黄’。大概是小黄需要什么东西，又不敢自己出来买。阿强就说：‘让阿昌买’，后来又说干脆自己去送。昨天我听黄美珠的母亲讲过，黄美珠的男朋友就叫阿昌，在建筑公司打工。所以，她躲在还没完工的楼盘里，大概也有可能。”

“她躲在哪个楼盘，也是你听那司机说的？”Steve声音里充满了怀疑。

“那当然不是。那司机可没说地方。是我打车跟着他。是个已经封顶的楼盘，看样子正在做精装修。一共两座楼，我看他拉着一个拉杆箱进了左边那座。过了大概半小时，空着手出来了。黄美珠不是明天晚上的飞机去曼谷？”

“你在那小区外面？”

“嗯，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冷饮店里。小区门口有保安，好像查得不严，不过……”老方呵呵一笑，虽然还是用他惯用的卑微口吻，却隐隐有些得意，“我没急着行动，想先跟您请示一下。我是混进去呢，还是先留在门外守着？如果守到明天，估计应该能拍到黄美珠，只不过，那可能就来不及……”

“你立刻去机场，回北京去。”Steve用命令的口吻打断老方。

“什么？”老方吃了一惊，“您是说，这条线，咱不跟了？”

“是不用你跟。”Steve把那只小U盘再次插入电脑，“马上离开那里，回北京去。越快越好！”

下期关注：工地现场无破绽，虚虚实实难分辨